

口述人：王改（女，1920年出生，河南省临颍县大郭乡大郭村）

采访人：郭睿（女，1988年出生，草场地工作站驻站）

采访时间：2012年2月3号、2月5号

采访地点：老人家中



#### 采访笔记：

2月3号第二次去敬老院找采访过的靳娇妮老人，她说起一个本家婶婶经历磨难，带我去找，于是第一次见到王改老人。靳与王坐下聊天，说起吃食堂情形。2月5号我独自去找王改老人，老人耳背，很多问题要大声“喊”她才听得到。采访中老人掉泪，儿媳妇看见说现在“过哩可得劲了还哭啥哭”。

老人说她叫“王改”（音），属猴，九十多岁了。我看了老人的身份证，上面却写作“王花”。我决定听从老人自己所述。

老人经历的确坎坷。幼时因父亲抽大烟把地卖完，姐妹三个都被卖作童养媳，“三十一年年景”（1942年饥荒）妹妹嫁到汝南，换了粮食。第二任丈夫因当过国民党军官，在解放军来时“吓死了”，老人说“苦胆吓破”。老人说自己一辈子吃苦受罪，坐了五个月子，孩子却没成一个。后来抱养了一儿一女。老人说起现在过得得劲（舒服），“熬哩一窝子”，“孙男弟女”一大群。言辞中颇为满足，却又感叹八九十了没几天活了。

老人说起吃大伙时候饿死的小闺女，有怨气，因为老人的夫家兄弟当干部，有吃的却不给她女儿吃，眼看孩子饿死。时代背景下的个人恩怨，似乎成了受饿原因的具体指向。

2013年2月，我又回到大郭村，去给老人送照片，她见我第一句话是，“你来了，是不是想着我这老婆儿都死了吧”。我一愣。老人却笑了。她在大门口晒太阳，重孙女在旁边跑来跑去，其乐融融情景。

## 口述正文：

### 成天掖犁扯耙

哎，58年你看看受那罪多大，成天掖犁扯耙哩，抬粪捞粪，胳膊肩膀头都掖成疼哩了，深翻地，啥都干过。

我太老实了，我干活儿太实受了，评模范老评我。我现在俩肩膀头跟掉了样疼。成天搁那顶掖，掖犁掖耙，掖车。犁地也套人，弄啥都套人。

黑了你得睡？不做到时候你不得回，冻你鳖孙。

搁那坑塘上抬坑塘，噫，一回不去都说起来了，领饭也不领给你，“搁家弄啥哩你不来干活儿！”

### 挖坑塘种稻子，也么吃嘴里稻子

成天，掖犁，扯耙，掖耩，掖车，推水车，挖坑塘，啥都干。挖坑塘，栽稻子哩，也么吃嘴里稻子。嗬嗬。

成天叫使（累）死了，扒那抬筐，扒起来，撅肚子弯腰向上上，吃是吃饱了？吃不饱。肚里么食儿还得干活儿。不干活儿，那稀溜溜哩水儿也不叫你喝。

老天爷，成天掖犁扯耙挖坑塘，分给你那两三根小红薯。你撅着屁股凹着腰抬那坑塘，扒起来那抬筐，你不向上上，搁那儿，压哩呀，走着都走不成。推水车，弄弄这弄弄那。

### 不干活就挨斗，谁家冒冒烟锅都端了

谁不干都是脖子扒住，都扒倒了。你不干活就搁会场上批评着，斗你哩呀，不干活儿？咋打，嗬嗬。不干活儿那不打他？不干活儿，你掂住罐儿去领饭哩不给你，不叫你喝。

谁家黑佬冒冒烟儿，去叫锅给他端了，谁家不叫吃，锅碗瓢勺给你收走完，那你啥也吃不成。下地，浇地，拾着麦揉揉装布袋儿（口袋），回来，也不敢上家拿，（有人）摸摸布袋儿掏，掏出给你（收走）……敢吃？啥也不敢吃啊。弄了（麦）搁地里使那木锨抄抄，那麦摘摘（塞嘴里）。

### **清早拾粪，分儿多**

清早，清早起来捞那四五车粪，那棉袄都溲透了，光那口袋片儿缝那围裙一年使多少？

哪一清早都是，掖车，哎，拉粪呐，拉那铁轱辘车，一清早拉几车。拉粪呐，户儿家攒那粪，牲口粪，哪一清早都拉，上那西坡拉，穿那棉袄拉，偷偷儿哩都走了，拍拍那门，偷偷儿哩掖车走。清早干干几分儿，再吃了饭再一天干那十来分儿。干分儿少啗，换不来粮食，那时候按分儿按人分哩呀，分儿多啗分东西多。

他爸，成夜黑地拿住那木锨，挎住个粪篮子。下雪他也是拿住电灯，拾那猪屎，拾拾啗换分儿里啊。成夜黑地都是拾，那时候那粪主贵。拾一筐粪都好几分儿哩，分儿多呀，净尿啗壮，下雪它那冻那尿疙瘩子，可壮。那分儿多。

### **分半碗红薯疙豆，一个人也不够吃**

吃饱啗！分给你半碗红薯疙豆，红萝卜掺红薯，一人也不够吃。回来你不放那（野）菜烧烧。就那你也得干，不干，恁些儿也不叫你吃。光那年轻人看饿死多少。

忍饥了么？人都饿死了快，么忍饥？人都饿死多少，我还么得饿死，啗啗啗。

走到那路上照见那河里，跟指甲盖儿一点样红薯皮，么吃啗，后悔半天。现在，扳（扔）那蒸馍也比那强。说说，那受那罪多着哩，啥都吃过。

58年，嗯，那麦苗也吃过，苇根也吃过，啥都吃过，豆叶儿也吃过，包那这么大那，弄那这么薄儿那皮儿，还舍不哩吃啊，剥剥皮儿，给小孩儿。清水儿炸那红薯叶儿，炸那萝卜缨，啥都吃。

### **树皮啥都刮刮，弄杨絮儿蒸窝窝**

58年，那树皮啥都刮刮，地下落那树叶儿，榆叶儿，扫扫耧耧，揉揉，搁那磨上研研都吃了，弄那杨絮儿蒸那窝窝。地里那麦苗儿那麦根都剜吃了，哪儿还有哩呀。

吃大伙那时候一天吃一人二两粮食，那伙夫再吃吃，还有啥哩？清水儿炸哩红薯叶，清水儿炸那萝卜缨，滋拉（涩）哩跟啥样，你不吃？

那红薯叶儿，割割啗，地下耧那，那黄叶子带杆儿带啥，都耧耧都吃了。那么哪不中吃哩，啥都吃了，啗饥你吃不下去？啗啗。

### **树上啥树叶儿都吃过，除了枣叶儿苦，不中吃**

噫，那树上那树叶儿，啥叶儿都吃过，除了那枣叶儿不中吃，枣叶儿啗苦。

哎，上那树上抓树叶儿，啥都吃过。榆叶儿杨叶儿柳叶儿，杏叶儿，洋槐叶儿，杨絮儿，大母子叶儿，啥都吃过，梨叶儿，那木兰叶儿，也吃过，啥都吃过。

炸炸呀，炸炸，泡泡，不泡泡不是吃苦，那椿叶儿吃苦不是，那榆树皮，苇根，玉米菜杆儿，搞淀粉，麦秸也搞过淀粉呐。叭筛（音）豆叶儿，蒸那窝窝这么大，弄那皮儿薄着哩，倒那锅排上一大堆，包那叭筛豆叶儿，跟马厩那尿沫儿样，都吃了。

### **榆树皮不苦，麦秸搞淀粉**

那榆树皮都弄弄，都吃了，榆树皮揭下来里头那白哩。那榆树皮黏着哩，可筋，那不苦。

别啥皮不中吃，就那榆树皮中吃。摸那苇窠里刨苇根，回来使那刀剁剁，搁那磨上研研，搞淀粉哩。麦秸搞那淀粉，那会咽下去咯？

那受那苦多着哩。△得饿死，慢慢儿慢慢儿过来了，现在有啥吃了也△毯活了，

### **大麦芒那么长，揉揉都抓吃了**

哎，麦生着还中吃哩，那大麦，生着还揉揉吃，那豆子揉揉还吃哩，不饥他会咽下去咯？中吃不中吃，那肚里啉饥他（就得吃）。

那时候磨面，给那队里磨面，拉拉麦，磨面，那糝子都是搯（塞）哩，不饥他会搯？磨面，套牲口磨那，都抓着都搯着吃起来了，他不饥他会吃？啊？那不饥啉他搯（塞、咽）不下去，那大麦丸（芒）恁长，揉揉都抓了，他不扎哩慌？他不吃？

### **一辈子坐了五个月子，没成一个**

搁那儿（前夫）生了四个，来这儿生了一个，一辈子坐了五个月子。生了，死了，长多高死了，△啥吃，饿哩，吃亏了，死了。（小的）吃大伙时候死了。

我跟儿咽（身边）五个，死哩△一个。出糠虫△钱摆治，死了。噫，长多高死了长多高死了，我坐五个月子，仨闺女俩孩儿，一个也△，一个也△照望成，也△少受罪也△成一个。

### **小闺女在我怀里死了，薄席片卷住埋了**

俺（饿死）这闺女叫巧妮儿，长多高了，都上几年学了还，上到二三年级吧。不着（知）属啥，属大龙儿啊小龙儿（蛇）啊，我也不着，忘了，忘了都，叫她忘了。死几年了，都忘了，不记哩，要不是现在活着都几十了。吃大伙死了，吃大伙△啥吃死了。

守着她搁我那怀里死了，不会说话儿，多么大个子。

那△好先生摆治，△钱摆治，人饿死了使啥摆治啊。嗨噫，一辈子受那苦多着哩，说不完。

弄那薄席片儿也不着啥卷住埋了，谁管她啊。死（别）人家（里）。那时候俺都挪走了，这一片儿人家那合作社搁这都占住了，俺都挪别哪儿去了。这块儿没人了，都挪走了。